



丁卯十一月初一閱  
已卯四月二日閱至五十四卷  
近世武林得  
間缺多日

列傳第六十

禮

南史七十

王極  
新讀  
禮部

循吏

李

延壽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嘗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厖庶蕃息奉上供僦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菁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

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備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大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道隕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栞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

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  
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  
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  
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甚  
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己南面道人  
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  
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  
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  
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大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  
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糝桃花淶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

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  
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壘場大擾兵  
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  
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  
聚斂侵擾黎甦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曰知人  
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  
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  
卹隱乃命輔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  
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貴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  
無文錦之飾太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

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權尚書殿中郎到漑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為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掇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言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末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為道憐驃騎中兵

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其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

避難河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  
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翼二州刺  
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愴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  
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今日碑忠  
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碑之美誠  
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  
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上高  
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愴賜隔  
日碑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  
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此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

十三父使從同郡韋華子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  
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唐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  
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  
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  
為文帝誅初武帝平閩洛致鍾虞薤歸南還一大鍾墜洛  
水中至是帝遣將姚鋒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鋒夫政  
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  
弱必脩理城池竝已取因軍糧是所乏者人耳君率眾  
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鋒夫信之率所領就  
驥反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眾去驥亦委城南奔



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  
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  
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  
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  
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  
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異州移鎮歷下以怙為異州刺  
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  
齊地連歲興兵百姓雕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  
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  
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

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永子  
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  
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  
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  
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  
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行刑始與公沈慶之  
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  
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看復為驍騎將軍  
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為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  
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陰太守成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

南史列傳六十  
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聞闡降殺之令  
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阯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  
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任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  
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  
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眾斬遜州境獲寧後  
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  
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  
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  
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

循於石碣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亦李  
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碣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  
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最造南  
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  
高艦合戰放火箭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  
斬循及父瑗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  
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  
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布  
衣蔬食儉約質素龍驤乘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  
歲荒人飢則以私存振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

雷洽姦盜不起乃至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為東莞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微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卒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再出獫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秋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

器物贈別得便減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閣後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悔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如褒賚以

勸于後各被褒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臺校尉歆之位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字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斃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

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擅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牧羊表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厲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生貧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竝

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責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織屑乃罰賣糖者入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竝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為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

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暉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敞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今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為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敞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戎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直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邳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直禁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

之間平嶺吳興武康人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嶺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咸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更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

恤乃敷不給贈賻琰子嗣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  
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茲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  
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終於司農卿後翹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  
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  
示既而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翹  
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子岐岐字景平  
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

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  
而死死家許郡都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  
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  
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  
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  
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  
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  
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大清元年累遷大僕司農卿  
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

貞陽侯蕭明代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  
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  
息人於事為便議者竝然之歧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  
須和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  
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豈是情其計中且彭城  
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  
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  
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關前  
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  
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歧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

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說城中文武  
喜躍異得解圍歧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  
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歧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  
受宣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  
早卒賚中庭橘樹及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  
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  
以原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  
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  
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

繼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原常內省直  
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  
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  
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  
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  
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  
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原徐去無異容以舊  
息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  
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  
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

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  
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原常侍醫藥帝尤好逐  
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吉京文曰此  
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  
帝甚悅食逐夷積多曾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  
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  
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又轉正員郎出爲  
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貨錄其兒婦  
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鬻蛇膽  
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

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  
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  
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  
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  
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  
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  
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  
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  
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  
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  
崔祖歡女仍以為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  
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卿可自  
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  
甚賞之後為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  
建鄴高帝輔政引為腹心建武初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  
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  
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一  
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陂塩更等數成後遇敗死傷塗地  
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

者竟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盥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  
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  
淚求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  
者歷職稱為清能後兼少府丞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  
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  
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淵淵與語及政事甚器  
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  
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子恃勢  
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

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下速而  
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  
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  
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  
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  
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  
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一  
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  
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  
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

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  
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  
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  
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  
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  
帝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  
僧照有吏幹帝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  
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  
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  
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粟者

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  
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  
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是有蹉跌輒加榜撻瑀微時嘗至  
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  
絜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為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  
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強  
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  
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  
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  
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  
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  
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起家  
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  
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騫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  
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  
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  
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  
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  
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  
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游  
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  
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  
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  
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  
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立師施亦廉  
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蓋是倉庫券牒當時  
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  
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

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  
將迷職救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  
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  
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  
奉秋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視事三年  
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  
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  
遷左軍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  
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  
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僕居焉求明初爲江夏太守

代輒去郡繫尚方項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  
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  
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  
衰老猶強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  
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  
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  
帝嘉其清察其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朕  
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  
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於施  
遽蔭屏風冬則布被夏則席夏月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蚤

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  
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  
行出還問起居靈慶言尚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之妻無所歸友人輿送謙令謙開  
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  
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  
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  
朝如我資多或蒙贈謚自公體耳氣絕即以幅巾就葬每  
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東以遽蔭王孫保  
入右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墳  
足容柩魂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傳息直就輜  
牀裝之以廢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  
乃織細縠裝輜以篋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  
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  
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  
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  
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  
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  
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

露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  
此取名依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  
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鄉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  
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  
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  
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度江因降  
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  
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武  
帝踐祚以奉迎封廣興男為後軍都陽王恢錄事參軍

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之  
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  
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  
溫母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揮水還之其他事率  
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獎素器物無銅  
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  
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遠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  
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贖就測立三七  
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  
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

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  
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  
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  
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  
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牆屋人居市里城隍廐庫所  
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  
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  
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  
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

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  
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  
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  
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  
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  
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  
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  
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  
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

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未見用選為長兼南梁郡丞徙  
後軍行參軍帝酒內數朝政縱弛祖深與視詣闕上封  
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  
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  
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  
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資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  
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  
宋人賣酒大惡致酸陛下之人其甚矣哉臣聞人為國本  
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  
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

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  
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晉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  
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  
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  
日少村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  
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  
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  
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  
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上則勸奏章僧尼  
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訖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

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恇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北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封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

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

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  
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  
一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  
髮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陲州郡不顧  
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  
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  
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  
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  
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  
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

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者身殞戰場而名在叛自  
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  
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  
皆空雖肆菁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  
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  
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鰥戶課薦  
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  
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  
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  
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

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  
真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  
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  
嚴清刻由來王侯執家出入津不忌憲網懷藏亡命祖深  
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  
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  
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媿餉一早青瓜祖  
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  
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滄  
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外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

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南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  
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  
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  
德政以盡人和典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  
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古立績垂風難易  
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  
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  
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列傳第六十一

南史七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暄

暄子捷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奐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沈德威

陸翻  
賀德基

金綬

顧越

龔孟舒

張譏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大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全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顛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

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卷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又矢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摠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太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

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  
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  
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  
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  
梁之遺儒今茲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  
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  
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  
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  
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

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兵人陸探微書叔夜像  
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  
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  
貧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  
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  
與河內司馬憲具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  
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  
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  
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  
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藥

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暄  
暄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  
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鄆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  
處暄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  
勉中書侍郎周捨摠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  
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  
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  
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  
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織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  
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

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  
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暄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  
遠累見擢暄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  
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  
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暄去歲啓  
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  
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暄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  
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  
擢在位轉隆暄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

暄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  
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  
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  
可恕請以暄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暄遂得就郡徵為給事  
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暄父曼容與樂安任遙  
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暄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  
盛齊末已為司徒左長史暄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  
相伴暄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  
於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  
挺

挺字士操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  
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  
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  
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  
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  
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為晉陵  
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  
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以事隱靜後遂出仕  
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  
挺父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攜挺

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為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為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瀟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散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摠明館學士仕齊

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結草為經屈手中為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滌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絜在縣埽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

佟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為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任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

詔求通儒脩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長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

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  
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  
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  
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  
殺武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  
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  
力專精深為礮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為  
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  
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竝以慈母表

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  
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  
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  
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  
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竝受  
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  
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緇冠玄武子姓之冠  
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  
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  
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

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  
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  
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  
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  
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  
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  
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  
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  
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

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  
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  
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  
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  
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  
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  
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  
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  
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  
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

古史考傳卷之十一  
九  
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  
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  
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  
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  
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  
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  
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  
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  
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摠言曰貴無所不包經  
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

此科不垂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  
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  
永制後為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  
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壹六世孫也父倫  
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  
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  
監中為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  
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  
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

博士講眾尤盛又出為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後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汝文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唐廣德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謙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

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  
辭部皆唯廣言論清雅不類此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  
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高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  
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  
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  
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  
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  
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

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  
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  
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  
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  
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  
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  
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  
百餘人為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  
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

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與竝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嶷保吳興嶷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業於是斟酌舊禮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剋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逗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

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  
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  
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而為之非無  
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  
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  
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  
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素燒  
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  
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公龍至

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若  
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奏珪  
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  
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  
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  
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平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  
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  
八卷並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為兼

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學士助  
 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  
 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  
 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  
 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祛凡著尚  
 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  
 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  
 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  
 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

詔付祕閣頃之召入青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  
 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  
 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  
 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桓休季梁餘杭令父山鄉梁  
 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  
 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期無不答仕梁  
 為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  
 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  
 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于自音常使洙為都講使景之亂洙

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  
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  
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  
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  
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  
末除靈內外即言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  
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父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  
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  
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求  
絕昏嫁此於人情或未為凡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

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  
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必麻終用數者除喪已注云其  
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  
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  
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  
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季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  
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並喪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  
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尅宜依東關故事在此者並應釋除  
衰麻毀靈柩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  
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

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德漢依洙議奏可文帝即位果遷光祿卿傳東宮議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提督諸軍則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制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建康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滂五等入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制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疑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依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士無人不

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哀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親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髮身無完者戴就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日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夕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

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  
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  
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  
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文上測各十七刻比之  
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  
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  
爲揆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  
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  
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議  
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漆以太建元年卒

戚衮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  
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舉年十九梁武帝敕  
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衮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  
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  
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  
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爲儒者推  
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衮講論又嘗置宴  
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攜馳騁  
大義間以劇談擗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衮說  
朝聘義攜與往復衮精采自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衣  
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  
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哀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  
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  
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  
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  
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  
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  
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豪盡每削用之常蔬食

講授多苦心執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  
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  
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  
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為國子博士陸  
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  
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  
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  
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受道俗  
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尚書  
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

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  
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  
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  
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  
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  
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二世儒學俱為祠部  
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  
研翫得其精微陳大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  
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  
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  
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母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大  
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  
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  
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褰襦綃等云表  
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  
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  
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  
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

南史列傳卷之二十一  
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  
景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  
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  
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  
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  
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  
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  
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  
之曰富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  
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聽賜御所服衣

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  
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  
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  
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  
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  
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  
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  
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  
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

南史卷之十一  
十一  
敕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  
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  
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幼明慧  
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  
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  
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  
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  
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  
謂之發越焉初為南平元靈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

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威勇將軍陳慶之送  
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  
剋捷直至洛陽既而顥遂歸越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  
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慶之果見推衄越竟得先反時稱  
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  
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具敷揚講說越編該經藝深明  
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  
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  
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賞美之由  
是擢為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

城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  
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  
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  
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  
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  
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  
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  
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  
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  
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尊宗之兆內懷憤

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官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養  
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  
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一宮恩遇有異凡沉木石知感人焉  
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  
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  
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  
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  
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為有負明聖敢  
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  
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

博士掌儀禮猶為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  
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諧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  
鎮遂免官大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  
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  
篇時有東陽龍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  
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  
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脩立好學陳天嘉  
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社  
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

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  
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  
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  
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  
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  
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  
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瑛  
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  
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

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  
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  
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  
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  
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  
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  
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  
嘉中為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  
宮引為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  
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祭之儀

除萬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  
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  
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為南平王府限內  
參軍主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  
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  
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  
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  
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  
高仕梁為婁令陳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  
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

為郡五官掾慶嘗誦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  
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  
尚茲都陽晉安一俱以記室榮就乃築室屏若以禪誦  
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甚多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  
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  
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籠平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  
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諛郊生  
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  
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列傳第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二

文學

李延壽

丘靈鞠 子暹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卜彬 諸葛昂 高爽

丘巨源 孔廣 孔道 虞通之 虞蘇

司馬憲 孫說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子暉之 孫皓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紘 紘

鐘嶸 兄 嶸 阮弟 嶸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及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

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瞻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

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  
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嘗後為烏程令不得志  
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  
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敬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罵南  
討記論父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  
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  
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  
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  
不可復為覆餗其彊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  
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  
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  
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儔輩度妨我  
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  
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  
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  
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世長沙王車  
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  
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

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其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書郎特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荅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鐘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

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鞠嘗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

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  
 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賊賄為有司所  
 舉將見收籍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  
 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  
 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  
 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  
 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  
 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擅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疑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  
 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負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

州西曹主簿惠開為別駕超便梳神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  
 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  
 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肅太后惠開  
 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  
 更為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  
 比晉郝超言高車有二超又謂人曰猶學我為優也齊高  
 帝嘗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一年初置史官以超與  
 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奉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  
 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被江淹撰

成之猶不備也特有豫章熊襲者齊興上起十代其序云  
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阿述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  
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  
人遠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鄙他人每作詩  
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  
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  
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  
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  
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人長裁之積不能容

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  
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木而  
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表蔡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  
攸之又稱兵反蔡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  
所成乃謂帝曰此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  
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蔡同死  
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  
謂沈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  
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  
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官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

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跋子望之遂大忤旨因  
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  
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  
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  
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  
多病起居甚踈繁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嬾事皮  
膚燥敎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纒  
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涓澣無時怒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  
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  
憂晏聚乎父袴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

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  
淫而佞脂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  
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脂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  
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  
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群浮闇水唯朝繼夕聿  
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  
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杅皮為肴著帛  
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  
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各器何由得升彬  
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鞿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

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  
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  
徒賦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淑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  
應須大材迺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  
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為晉陵縣爽經途詣  
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為縣蒨遣迎贈甚厚  
爽受餉蒨書云高晉陵自蒨人問其所以蒨云劉蒨餉晉  
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蹟云比日守羊困  
苦爽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貸羊余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  
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  
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  
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  
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楊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  
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  
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  
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  
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高帝自啓敕板起之  
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

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  
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為尚書符荆州以此又望賞異  
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  
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  
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  
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逵皆才學知名廣  
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  
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  
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楊州中從事逵抗直有才藻  
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瀚年少時遊會稽還父

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逵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  
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繇司馬憲表仲  
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各通之繇皆會稽餘姚人通  
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繇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  
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  
鳳憲字景思河內温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  
有才地使魏見稱於比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  
仲明與劉融下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楊尹  
取鑠為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群太  
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  
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表燦傳以審武帝帝  
曰表燦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事上  
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  
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扶  
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  
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  
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  
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握

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求明中爲梁州  
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  
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  
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  
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  
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書何言哉悉火焚之  
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  
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  
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朝望不見也

南史列傳卷之十一  
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  
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  
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  
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  
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  
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買四  
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  
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楊丞劉渢素善遙  
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  
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關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

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  
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  
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  
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  
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  
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  
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  
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  
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

崩而施行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  
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  
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脩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  
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  
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  
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欬器三  
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欬器獻之與周  
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  
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  
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

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  
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  
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  
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  
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  
綴述數十篇子暉之

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  
倖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  
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  
監初暉之更脩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舟卿

南史列傳六十一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弈歷大同  
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  
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  
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志  
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  
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  
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  
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  
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  
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

且甘心為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交州刺史董紹  
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勳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將  
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監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  
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  
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  
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  
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任陳為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貞外郎父匪之驃騎參  
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  
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

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見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  
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祥鏡世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  
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  
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  
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  
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  
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  
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多懷撰定建元初希  
鏡遷長水校尉儋人王泰寶買龍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  
啓明帝希鏡坐被讞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

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  
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  
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  
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  
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楊雄言箴奏  
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  
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  
父晏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

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  
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  
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為四十卷  
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  
注後漢二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  
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  
緇弟綏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  
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  
重目前知見

鐘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

軍參軍嶸與兄岵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  
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為南  
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  
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  
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為繁密嶸乃  
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  
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  
大夫顧嵩曰鐘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荅曰嶸雖  
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  
主摠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

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  
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  
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  
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  
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  
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  
懲清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  
僑雜僉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正直乞虛號  
而已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  
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  
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  
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  
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  
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淹  
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嘗辭密於范音淺於江  
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岷字長兵位建康令卒  
著良吏傳十卷嶸字季望永嘉郡人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屬文嘗出  
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  
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爲吳

興太守唯興嗣初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  
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  
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  
帝以興嗣為工擢拜負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  
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  
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  
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  
撰國史興嗣两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厲疾左目盲帝  
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  
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

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曆代賦啓興嗣助  
馬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起居注職儀等百  
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  
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  
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  
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  
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  
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  
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

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朝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負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

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

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  
几案騶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騶製  
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  
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  
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  
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  
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  
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魚詩  
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

大之名士卑  
樣此么

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  
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  
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各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  
狎麴即命食有人方之重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  
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  
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  
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  
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遮日  
招致之後率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  
思澄與宗人思澄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

朗最多慮澄聞之曰此言謬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  
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  
精理嘗為賦冢賦擬蘇周馬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  
乘乘有子朗卒於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  
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  
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博博物卞蘭  
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勤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為自吊文  
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  
弟侯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

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傭傭從人假借每讀一遍  
諷誦略無所遺外祖立宅與武帝有崔昂聞其有才學召  
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  
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武帝集序  
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思  
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  
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  
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  
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閉侯景獲之使  
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劉之

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舍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慕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為稱博涉群書上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尤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常仲善飛白並在相東王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善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常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

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曾衿夷瑁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勦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目月尖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予之儀之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也本姓長養于紀氏因而命

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  
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才有高名  
少瑜容夢陸倕以一束青錢管書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  
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項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採  
六經博士東海鮑敬雅相欽悅時敬雅有疾請少瑜代講少  
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  
也深被恩遇後待宣城王讀書陽公爲鄴州以爲功曹參  
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  
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克行以少瑜兼管見工  
臺草吏部尚書到漑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授之會

漑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  
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  
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  
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  
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  
等抄撰君書夏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  
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  
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  
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

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  
陳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  
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救  
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  
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  
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  
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  
陳天嘉初累遷負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  
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為

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火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  
至吳寧人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  
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  
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  
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  
坐敕中書舍人朱弁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  
敬剖釋縱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  
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執視之敬曰未幾見  
子突而升焉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

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  
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救之敬宣告慰喻會魏剋  
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  
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  
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  
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  
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  
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  
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

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  
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  
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  
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  
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  
之元與蜀中人廢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  
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柔之郡俄而魏剋江  
陵劉柔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爲中書侍  
郎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及衆軍北  
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

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遂隨威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  
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末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  
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  
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  
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  
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  
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  
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子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

士元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  
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  
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為  
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  
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  
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  
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  
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  
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

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為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為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

歐陽紇交趾夷獠往往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趾通日

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為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

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詒聘隋隋

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賜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

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游

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  
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  
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  
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  
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  
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列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三

孝義上

李

延壽

龔頴

劉瑜董陽

賈恩

郭世通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

潘綜陳道

秦綿

張進之俞僉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新

孫法宗

嘉青元年刊

三三二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何子平

妻許 徐元妻 許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江柔之

吳慶之

蕭獻明

鮮于文宗

蕭矯妻羊

羊緝之女 佩任 吳康之妻 趙

蔣儁之妻 黃

會稽陳氏三女 未與擬中里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興乘 洛妻 魏 吳郡范怯恂妻 緒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庚震 朱濟 巨斯 魯康 祚 謝昌

韓靈敏

劉渢

弟謙 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范道根 譚弘室 何弘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吳達之

蔡墨智 何伯琦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頤 沈昇之

江泌

庾道愍

族孫沙弥

沙弥子持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眈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嗥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変戎車遽為其首斯

並執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  
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闕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  
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千載籍何代無  
之故宜被之圖象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  
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  
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  
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乱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  
斬之道福毋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  
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  
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  
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  
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  
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  
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  
閭獨一門祖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  
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

得免恩及栢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  
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  
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  
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賄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  
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  
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  
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  
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  
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

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王顯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  
性甚巧每為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  
父母不辦有肴味唯殮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  
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  
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  
自畢塋墳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  
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晨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  
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

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備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家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

德遠良法

躬自耕鋤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比有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扣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喪贖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

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為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赦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與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與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與宗徵還

都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與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

子一第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萬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給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

統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

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草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備賃夜則伐木燒塿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達一無所受皆備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祇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

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餼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

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大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

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隨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間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

南史列傳六十三  
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奈苦汝  
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僕驚起果  
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  
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兄外宗少文並有素業以  
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嘗前俄  
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  
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  
薦之會卒

王彭亨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  
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備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  
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  
廼去淮五里哥糖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  
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  
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  
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與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  
恭妻弟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  
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  
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

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尸主求免弟恭  
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爲並  
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  
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  
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  
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祿恩入海濱被害屍骸  
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  
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家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

父死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  
浸乃操刀泔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  
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  
獸皆悉馴附每罾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  
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  
者達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  
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  
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  
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

瀘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  
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  
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  
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  
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  
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  
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  
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  
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

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  
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  
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蒞與天與同出  
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  
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  
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  
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  
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  
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  
竹剡其端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

生乃復跳之性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計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之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

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

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開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既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逃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

廷慶為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使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郝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瀟人也曾祖指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而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君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

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  
嘉三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  
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  
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  
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  
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  
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  
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  
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  
宜覆不與宗為會籍太守甚加祿賞為營家壙子平居喪  
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數屬名行雖處闇室如  
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  
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  
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  
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  
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  
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  
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  
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

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  
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  
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  
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  
其斗米求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  
十五年益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  
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  
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擗樹一冬再實時人感以為孝  
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闕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乘

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兵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  
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  
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  
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襲位至侍  
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為揚  
州召為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  
在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徵召為功曹答曰走素  
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  
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

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歲積年沈卧叡明晝夜  
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筋續上叩頭血亦冰不溜  
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  
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  
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菘羹緒妻到  
市買菘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  
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  
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  
慟不食積日間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滂吾刀

乃止求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  
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  
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  
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辛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  
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  
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  
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  
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  
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飢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

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  
 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雋之妻黃氏夫亡不  
 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上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  
 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  
 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  
 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嘗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年客死  
 丁陰為買棺器曾往斂葬元微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  
 室飢餓丁自出塩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凶喪無以葬  
 丁為辦家棹有三調不登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  
 志不再離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

有三女無男祖父每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瘡病母不  
 安其室每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更日至市貨賣  
 未嘗虧息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目傷流獨誓  
 不肯行祖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  
 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  
 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  
 開明人稱為孝感又諸暨東澆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  
 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  
 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  
 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

謂是魃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壘母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壘家嫁為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為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婦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宋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殍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乘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

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棄死太守劉恢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老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父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兵興人聞人夏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君為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

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堂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東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

於家

華寶公長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歲臨別  
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  
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  
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  
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茹菜  
齊建元二年並表明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救護夜於庭中稽顙祈  
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鑿及本草  
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遇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

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  
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  
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  
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  
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將南陽人有至行早  
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  
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  
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  
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  
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

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所  
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為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  
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  
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  
尉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  
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  
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  
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  
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風字颯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風母早亡紹  
被殺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風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奴  
婢輩捶打之無期度風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為婢輩所  
苦路氏生謙兄風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  
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風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  
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日為風  
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謙有識事風過於同產事無大小  
必諮兄而後行風妹適江都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  
比部郎後為造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造光任當顧託朝  
野向風如雲風忌之求出為丹楊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

南史列傳卷之三  
二十五  
及遙光舉事旦方召渢渢以爲宜悉呼佐史渢之徒丹楊  
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錄  
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多當取之遙光去  
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  
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  
出須臾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  
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風俱勸夜攻臺既  
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公年坐  
公滅族矣及遙光敗渢靜坐圍舍濂爲度支郎亦奔亡遇  
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

守同壽荅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  
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  
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年十  
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  
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  
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  
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  
爲兖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爲豫州  
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爲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爲政清

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  
海曲爭往慕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  
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與文獻  
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振  
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  
世同居詔俱表明問蠲租稅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郝瑄福  
並累世同居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景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家棟  
樑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貧以  
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繼田與

族弟弟亦不受由遂閉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問先是有  
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  
禽並為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  
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  
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  
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躬  
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  
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  
滸聘為功曹不就辛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

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瑋之表  
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  
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  
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  
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  
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  
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祐魚菜  
蔬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  
曰鄉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預  
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  
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  
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  
今齒冷無為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  
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  
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人覆人事成則無處  
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  
枕家園則與松栢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  
謝之預建武中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

六七十擔榘款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汝葉溪中曰失樂  
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自外郎泌少貧晝日斫  
屨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  
登性行仁義衣弊蟲多綿裏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衣  
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  
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  
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係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  
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更扶杖投泌泌自隱卹  
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

牽車至滌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  
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嘗諸王後泌憂念  
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  
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  
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  
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臨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  
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  
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  
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

道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告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怨怍休祐以褚彥回許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

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畝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任梁為尚書左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堽官令秘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四

李

延壽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僚

荀匠

吉盼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衛敬瑜妻王劉景昕

陶子鏘

成景雋

李慶緒

謝蘭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高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疾不食公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新藥乃往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遂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吐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父之乃滅遠近道俗

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

兄弟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陶季直丹楊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表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表劉儒者必致顛

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人素與季直善頗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主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彥回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劔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卒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

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父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  
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  
年卒于家姿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  
壁子孫無以贖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僚  
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  
以養天監三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  
母未至而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  
晝夜號哭旬日殆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  
非全孝道也崇僚心悟乃稍進食母棺瘞去家數里哀至

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  
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  
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  
行服三年父食麥屑不噉茹酢坐卧於單薦困虛腫不能  
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  
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  
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未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  
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穎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  
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為

元凶追兵所殺贈貞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  
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  
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夫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  
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  
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  
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  
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  
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  
王國左常侍匠雖即言而毀顏逾其外祖孫謙誠之曰主  
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振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覓以毀卒  
吉物字珍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幼有孝性年十  
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  
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譴逮詣廷尉初年十五號泣  
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  
為吏訊乃虛自引各罪當大辟初乃擗登聞鼓乞代父命  
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  
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曰爾求代  
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  
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

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為長  
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曾臆上千萬棄今欲  
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  
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  
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菓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  
妙年苦求湯鑊盼曰凡鯤鯨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  
願齎粉但父挂深刻必正刑書故思殞什異延父命盼初  
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  
一小者盼弗聽曰盼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

諸鄉居欲於歲首舉死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矜之薄  
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盼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  
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  
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太行自雍還郢相州刺史柳忱  
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楊郡守臧盾揚州中正  
張及連名薦盼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教付太常旌舉  
初盼以父陷罪因成悖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  
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  
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

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枯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愔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邑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慮將及我又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邑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邑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拊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得新城求降文止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毋須更求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屋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持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立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

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為同縣常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

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為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挈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絕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妹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誓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身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寄所住戶有鷓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獨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鷓巢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百年無偶去今

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  
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後  
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  
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楊秣陵人也父延高書比部郎兄尚宋  
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  
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請建康令勞彦遠曰豈忍見  
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乃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  
范雲隣雲母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  
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

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父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雋字祖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  
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道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雋謀復  
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雋和爲郟陽內  
史景雋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雋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  
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雋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  
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  
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郡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  
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後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

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歎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胃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猷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泰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父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

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  
連美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  
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其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  
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  
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陵  
入長安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  
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  
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  
在鄉乃謂曰券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  
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

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  
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  
參軍領丹楊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每有宴游  
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  
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  
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  
所由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  
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  
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  
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

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  
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是夜卒後主問察  
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  
遺疏告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  
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  
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  
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  
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  
名家世儉約居甚貧妻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

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累  
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  
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  
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有吾  
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  
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  
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  
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  
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  
動簡文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

益議梁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  
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  
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  
者七日始得母死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  
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拈槁骨  
立見者莫不哀之大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  
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  
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  
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美

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  
招集繚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  
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  
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  
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  
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  
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為大傅錄尚書輔  
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  
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  
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

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  
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  
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  
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  
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温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  
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  
太守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  
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  
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

息父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  
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  
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  
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  
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  
屠戮太子殞瘞失所及周受禪暠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  
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之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  
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  
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  
開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柩書伏

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變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煖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為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露其家貧未得大葬遂而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年家子僅存絕宣

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為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